

转型经济中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基于我国各级政府利益博弈视角

张 纯^{1,2}, 潘 亮²

(1.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上海 200433;

2.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文章基于我国各级政府利益博弈视角,考察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限制性政策未能有效遏制特定产业的银行借款增长率,而鼓励性政策则能够使特定产业持续获得更多银行借款,尤其是长期借款;(2)即使受到产业政策的限制,地方政府仍给予了其控制且与当地经济增长联系紧密的企业较高的借款额度,而且市级政府(地级市、地区、自治州政府)和县级政府(县、县级市、自治县政府)控制的这类企业的借款增长率高于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控制的企业,说明政府层级会对产业政策有效性产生影响。

关键词:产业政策;银行借款;政府利益;政府层级

中图分类号:F062.9;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2)12-0085-10

一、引 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产业结构升级成为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关注的重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根据不同时期的国民经济发展特点、各产业发展走向以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产业政策,并通过金融、财税、法律、行政等手段予以实施。那么,这些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需要我们选取一个合适的视角进行检验。

在我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管理模式下,各级政府的利益导向并不一致,从而对待产业政策的态度不尽相同。中央政府着眼于全国,希望通过产业政策的顺利实施来促进地方经济协调发展,保证宏观经济稳步前行。而地方政府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频现财政收支问题,亟待拓展收入新渠道,^①因

收稿日期:2012-07-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72011/G02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09JJJD790031)

作者简介:张 纯(1963—),女,江西丰城人,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潘 亮(1983—),男,江苏盐城人,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生。

而对能够在短期内推动 GDP 增长、增加税收、降低失业率的行业青睐有加。为此,地方政府可能对限制这些行业发展的政策进行抵制,从而导致产业政策实施效果不佳,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在分权式治理模式下,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通过重复建设、市场分割等方式而不是与其他地方政府分工协作来发展经济(张少军和刘志彪,2010),而且层级越低的地方政府所控制的国有公司越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周中胜和罗正英,2011),而这些与中央政府的利益相悖。2003 年以来,“工业重型化”所带来的高污染、高能耗、低产出等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央政府。但随着科技发展和进步,以低污染、低能耗、高附加值为显著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逐渐兴起。于是,重化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产业政策调控的主体。那么,我国各级政府对不同性质产业政策的态度如何?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会对产业政策效果产生什么影响?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索,以供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目标、出台后续产业政策时参考。

二、背景描述、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背景描述

产业政策是国家制定的有关规划、干预与诱导产业形成、发展与调整的一种宏观经济政策(吕汝良等,1995)。近年来,我国的产业政策体系趋于完善与成熟。具体来看,2004 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布《当前部分行业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目录》。2006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2007 年和 2009 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遏制高耗能行业再度盲目扩张的紧急通知》和《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 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

在大力限制产能过剩行业的同时,中央政府也针对高新科技产业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性政策。例如,2003 年,国务院制定《关于进一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的若干意见》。2005 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诸多重点领域与优先主题,这些大多与高新科技产业有关。2010 年,国务院又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行业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二)文献回顾

对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学术界争论已久。Williams(1993)指出,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只能发挥辅助作用,成熟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更大。Noland(1993)证实,日本最紧缺的资源(资金、土地等)未被新兴产业所利用,反而流入了成熟、对政治人物有巨大影响的产业。从国内研究看,吴昌南(2003)指出,即使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本身合理有效,在具体执行方面依然面临重重困难,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不可能完全相同。

田伟(2007)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中国企业的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模型显示:地方政府因素是导致中国企业要素使用低效率的原因,地方政府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齐建国(2007)分析了2005—2006年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现这些政策并没有落到实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响应,甚至逆向行动。他指出,这一现象源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冲突。可见,国内外研究大多指出产业政策的效果非常有限,社会资源没有如政府所愿“合理再配置”。

(三)研究假说

本文研究的产业政策仅指中央政府(包括国务院、各部委等)下达的全国性政策,具体包括限制性产业政策与鼓励性产业政策两类,而不包括地方政府制定的区域性政策。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作为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必要要素,金融资本无疑会受到政策影响。当前,我国企业资金主要来自银行等金融机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产业政策会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入提出相应要求(罗日军,2006)。具体来说,限制性产业政策要求银行收紧相关行业的信贷,而鼓励性政策则要求银行在信贷方面支持相关行业发展。与陈冬华等(2010)只考察了借款期限结构相比,本文从借款总量、借款期限和借款利率三个方面探讨产业政策对行业总体银行借款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与其他行业相比,受产业政策限制的行业借款增长率较低,长期借款总量较小,借款综合成本较高。

假说2:与其他行业相比,受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借款增长率较高,长期借款总量较大,借款综合成本较低。

周黎安(2007)指出,为了获得政治晋升,地方官员会在经济上展开竞争,从而形成了“政治锦标赛”。基于此,对于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以下简称“地企”),当限制性产业政策导致其资金紧张时,地方政府会向地方性银行或全国性银行当地分支机构施加压力,迫使它们给予这类企业一定贷款额度;对于鼓励性产业政策,由于列入鼓励发展名录的大多是高新技术产业,这个产业的技术研发时间长、耗资大,而地方官员的任期相对较短,因而他们没有动力去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从而这个产业获得银行借款并不容易。而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以下简称“央企”)则不同,一方面,与地方官员相比,央企高管更倾向于与中央保持步调一致,积极执行中央产业政策;另一方面,央企代表中央形象,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理应积极响应中央产业政策。此外,从监管难易程度看,中央政府对央企的监管因层级间隔较少而较容易,对地企的监管则因层级间隔和企业数量较多而较困难。因此,随着政府层级的增加,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会降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与央企相比,限制性产业政策降低地企借款增长率的效应较弱,

而且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而不断减弱。

假说 4:与央企相比,鼓励性产业政策提高地企借款增长率的效应较弱,而且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而不断减弱。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 2003—2010 年沪深两市 A 股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检验假说 1 和假说 2 时,与陈冬华等(2010)以行业/五年计划为观测单位不同,本文以行业/年为观测单位。这是因为自 2003 年以来,我国产业政策发布较密集,以行业/年为观测单位能够更全面地考察政策效应。此外,与陈冬华等(2010)仅仅分析了受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不同,本文还关注受产业政策限制的行业,其原因在于:(1)受产业政策限制的大多是产能过剩行业,而我国经济产能过剩现象自 2003 年以来愈加严重,从国民经济安全角度出发,应考察产业政策对这类行业的影响;(2)与受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相比,受产业政策限制的行业占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份额,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重大,有必要将其纳入研究中。

本文依据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筛选:(1)剔除同时在中国大陆以外上市的公司和发行 B 股的公司;(2)在检验假说 1 和假说 2 时,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②(3)剔除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4)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我们最终得到 352 个行业/年观测值和 3 935 个公司/年观测值。本文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假说 1 和假说 2,本文借鉴陈冬华等(2010)构建了如下模型:

$$Y_{jt} = \beta_0 + \beta_1 P_{jt} + \beta_2 ILogA_{jt} + \beta_3 IDA_{jt} + \beta_4 IMB_{jt} + \beta_5 IROA_{jt} + \sum_{i=6}^{13} \beta_i YEAR_i + \epsilon \quad (1)$$

其中,j 表示行业,本文中共有 44 个行业,j=1,2,⋯,44;t 表示年份,本文的样本期为 2003—2010 年,t=1,2,⋯,8。因变量 Y 分别选取行业的借款增长率(Y_1)、长期借款占当期总资产比重(Y_2)以及借款综合成本(Y_3)三个指标。我们设置了 P_1 和 P_2 两个虚拟变量来反映行业性质,当属于国家限制发展的行业时, P_1 取 1,否则取 0;当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时, P_2 取 1,否则取 0。限制发展行业还是鼓励发展行业的确定标准如下:2003—2005 年,如果某行业在“十五”规划或中央各部委下发的政策文件中被提及需要鼓励发展,则属于国家鼓励发展行业;如果在中央各部委下发的政策文件中被提及需要限制发展,则属于国家限制发展行业。2006—2010 年的行业确定方法类似。模型(1)中各变量定义和解释变量系数预期符号见表 1。

表 1 模型(1)中各变量定义与解释变量系数预期符号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系数预期符号		
因变量		Y ₁	Y ₂	Y ₃
Y ₁	行业银行借款增长率=当期行业短期与长期借款变动额总和 / 期初短期与长期借款总额			
Y ₂	行业长期借款占当期总资产比重=当期行业内各公司长期借款占总资产比重的均值			
Y ₃	行业借款综合成本=当期行业内各公司利息支出占短期与长期借款总额比重的均值			
观测变量				
P ₁	如果属于国家限制发展行业,取 1,否则取 0	—	—	+
P ₂	如果属于国家鼓励发展行业,取 1,否则取 0	+	+	—
控制变量				
ILogA	当期行业内所有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	+	—
IDA	行业内所有公司资产负债率的中位数	—	—	+
IMB	行业内所有公司市值与账面价值比值的中位数	+	+	—
IROA	行业内所有公司资产收益率的中位数	+	+	—

为了检验假说 3 和假说 4,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

$$\begin{aligned} Z_{it} = & \beta_0 + \beta_1 P_{it} + \beta_2 OW_{it} + \beta_3 P_{it} \times OW_{it} + \beta_4 DA_{it-1} + \beta_5 CCD_{it-1} + \\ & \beta_6 ROS_{it-1} + \beta_7 TU_{it-1} + \beta_8 GROW_{it-1} + \beta_9 OCA_{it} + \beta_{10} AG_{it} + \beta_{11} AU_{it} \\ & + \beta_{12} LogA_{it} + \beta_{13} FA_{it} + \beta_{14} INVO_{it} + \sum_{i=15}^{n=22} \beta_i YEAR_i + \epsilon \end{aligned} \quad (2)$$

其中,Z_{it}为公司 i 在 t 年的借款增长率。借鉴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的分类规则,我们设置了 OW₁—OW₄四个虚拟变量来反映企业的最终控制人性质。模型(2)中各变量定义和解释变量系数预期符号见表 2。

表 2 模型(2)中各变量定义与解释变量系数预期符号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系数预期符号		
因变量				
Z	公司借款增长率=当期公司短期与长期借款变动额总和 / 期初短期与长期借款总额			
观测变量				
P ₁	如果公司所属行业属于国家限制发展行业,取 1,否则取 0	—		
P ₂	如果公司所属行业属于国家鼓励发展行业,取 1,否则取 0	+		
OW ₁	如果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地方政府,取 1,否则取 0	+		
OW ₂	如果公司最终控制人为省级政府,取 1,否则取 0	+		
OW ₃	如果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市级政府,取 1,否则取 0	+		
OW ₄	如果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县级政府,取 1,否则取 0	+		
控制变量				
DA	公司上一年资产负债率=总负债 / 总资产	—		
CCD	公司上一年现金与流动负债比率=经营性活动现金流 / 流动负债	+		
ROS	公司上一年销售利润率=营业利润 / 销售总收入	+		
TU	公司上一年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总收入 / 平均总资产	+		
GROW	公司上一年总资产增长率=(期末总资产-期初总资产) / 期初总资产	+		
OCA	公司大股东占款程度=其他应收款 / 流动资产	—		
AG	公司代理成本=管理费用 / 营业收入	—		
AU	审计意见类型虚拟变量,若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取 1,否则取 0	+		
LogA	公司规模=LN(年末总资产)	+		
FA	公司清算比例=LN(固定资产 / 总资产)	+		
INVO	公司收入波动性=EBIT 变动百分比—变动均值	—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3 给出了模型(1)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见,行业的借款增长率均值为 13.2%,长期借款占总资产比重均值为 4%,借款综合成本均值为 7%,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发展和鼓励发展的行业分别占样本行业总数的 15%和 32%。表 4 给出了模型(2)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见,公司的借款增长率均值为 14.3%,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发展和鼓励发展的公司分别占样本公司总数的 11%和 53%。

表 3 模型(1)中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Y ₁	352	0.132	0.113	-0.326	3.138	0.705
Y ₂	352	0.042	0.038	0	5.675	0.071
Y ₃	352	0.073	0.082	0.053	0.137	0.079
P ₁	352	0.153	0	0	1	0.165
P ₂	352	0.322	0	0	1	0.443
ILogA	352	21.368	21.069	19.385	23.273	0.996
IDA	352	0.529	0.503	0.332	0.952	0.221
IMB	352	1.762	1.541	1.047	3.572	0.559
IROA	352	0.066	0.063	0.005	0.116	0.144

表 4 模型(2)中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Z	3 935	0.143	0.139	-0.543	5.238	0.804
P ₁	3 935	0.113	0	0	1	0.124
P ₂	3 935	0.526	1	0	1	0.332
OW ₁	3 935	0.722	1	0	1	0.116
OW ₂	3 935	0.308	0	0	1	0.108
OW ₃	3 935	0.282	0	0	1	0.225
OW ₄	3 935	0.132	0	0	1	0.169
DA	3 935	0.512	0.505	0.021	0.863	0.553
CCD	3 935	0.176	0.184	-1.383	5.026	0.326
ROS	3 935	0.041	0.038	-5.824	3.568	0.372
TU	3 935	0.705	0.695	0	4.883	0.448
GROW	3 935	0.159	0.152	-0.636	4.558	0.417
OCA	3 935	0.071	0.065	0	0.754	0.221
AG	3 935	0.112	0.124	0	3.385	0.174
AU	3 935	0.955	0.948	0	1	0.219
LogA	3 935	21.559	21.497	17.451	25.252	1.254
FA	3 935	-1.246	-1.173	-6.673	-0.112	1.037
INVO	3 935	0.135	0.152	-15.662	22.885	2.748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 5 给出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在列(1)中,P₁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产

业政策限制发展行业的借款增长率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这与预期恰好相反。在列(4)和列(7)中, P_1 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限制性产业政策对特定行业的借款期限结构和借款成本没有显著影响。而 P_2 的系数在列(2)和列(5)中均显著为正,在列(8)中为负(虽不显著)。

列(3)、列(6)和列(9)同时考虑了国家限制性和鼓励性两类产业政策。在列(3)中, P_1 和 P_2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且 P_2 的系数大于 P_1 ,表明国家鼓励发展行业的银行借款增长较快;在列(6)中, P_2 的系数显著为正,而 P_1 的系数不显著,表明只有国家鼓励发展行业的长期借款占总资产比重较高;在列(9)中, P_1 和 P_2 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产业政策对行业借款成本没有显著影响。

上述结果表明,银行对国家限制发展的行业并没有收紧信贷,这些行业反而获得了较多借款,从而无法证明假说 1。而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确实获得了较多借款,而且长期借款占总资产比重也较大,但借款综合成本并没有显著降低。可见,鼓励性产业政策对特定行业的融资行为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从而证明了假说 2。

表 5 模型(1)回归结果

	(1) Y_1	(2) Y_1	(3) Y_1	(4) Y_2	(5) Y_2	(6) Y_2	(7) Y_3	(8) Y_3	(9) Y_3
P_1	0.026* (1.872)		0.024* (1.841)	-0.026 (-1.386)		-0.021 (-1.374)	-0.114 (-1.056)		-0.111 (-1.049)
P_2		0.073** (2.327)	0.071** (2.308)		0.004** (2.013)	0.003* (2.104)		-0.002 (-0.427)	-0.002 (-0.433)
ILogA	0.021** (2.472)	0.022** (2.449)	0.022** (2.458)	0.215* (1.765)	0.209* (1.776)	0.211* (1.787)	-0.012* (-1.912)	-0.013* (-1.908)	-0.011* (-1.911)
IDA	-1.668 (-1.482)	-1.632 (-1.441)	-1.662 (-1.464)	0.043 (1.283)	0.042 (1.272)	0.042 (1.269)	-0.005 (-1.183)	-0.006 (-1.191)	-0.005 (-1.177)
IMB	-0.022 (-0.116)	-0.019 (-0.118)	-0.024 (-0.123)	-0.004 (-1.229)	-0.003 (-1.202)	-0.004 (-1.213)	0.057 (0.779)	0.049 (0.767)	0.055 (0.759)
IROA	0.117* (2.192)	0.113* (2.164)	0.120* (2.174)	1.884 (0.559)	1.859 (0.532)	1.866 (0.544)	-0.039 (-1.289)	-0.041 (-1.302)	-0.043 (-1.311)
Cons	1.778** (2.374)	1.763** (2.273)	1.773** (2.353)	-0.332* (-1.812)	-0.322* (-1.766)	-0.331* (-1.799)	2.556*** (3.332)	2.793*** (3.186)	2.762*** (3.194)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52	352	352	352	352	352	352	352	352
Adj. R^2	0.232	0.221	0.241	0.175	0.189	0.195	0.043	0.045	0.047

注:我们采用 OLS 回归方法,括号内为 t 值(经怀特异方差调整),*、**和***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下表同。

表 6 给出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限于篇幅,只列示了观测变量结果)。在列(1)中, P_1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发展企业的借款增长率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这与表 5 结果一致。 OW_1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与央企相比,地企的借款增长率较高。交叉项 $P \times OW_1$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与央企相比,限制性产业政策对降低地企银行借款增长率的效应较弱,从而证明了假说 3。列(2)—列(4)检验了随着政府层级的增加,限制性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是否降低。在列(2)中, OW_2 的系数不显著,交叉项 $P \times OW_2$ 的系数也不显著,表明限制性产业政策对省企和央企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而列(3)和

列(4)显示,与央企相比,市企和县企的银行借款增长率较高,表明限制性产业政策对它们的影响效应较弱,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假说 3。

列(5)显示, P_2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企业的借款增长率较高; OW_1 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与央企相比,地企的借款增长率较高;交叉项 $P \times OW_1$ 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鼓励性产业政策对央企和地企的影响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列(6)—列(8)中交叉项系数也均为负,但不显著,表明随着政府层级的增加,鼓励性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没有降低。上述结果无法证明假说 4。

表 6 模型(2)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7)	(8)
P_1	0.003** (2.264)	0.003** (2.306)	0.004** (2.325)	0.004** (2.336)				
P_2					0.010*** (2.755)	0.013*** (2.716)	0.015*** (2.721)	0.012*** (2.726)
OW_1	0.056** (2.139)				0.049** (2.072)			
OW_2		0.019 (1.088)	0.021 (1.104)	0.020 (1.071)		0.022 (1.113)	0.022 (1.095)	0.021 (1.108)
OW_3		0.059** (2.394)	0.058** (2.377)	0.058** (2.362)		0.042** (2.329)	0.044** (2.316)	0.045** (2.355)
OW_4		0.071** (2.446)	0.073** (2.439)	0.071** (2.392)		0.066** (2.461)	0.063** (2.461)	0.065** (2.381)
$P \times OW_1$	0.002* (1.738)				-0.005 (-1.127)			
$P \times OW_2$		0.005 (0.749)				-0.008 (-1.482)		
$P \times OW_3$			0.006** (2.058)			-0.007		
$P \times OW_4$				0.004** (2.219)			(0.593)	-0.001 (-1.461)
N	3 935	3 935	3 935	3 935	3 935	3 935	3 935	3 935
Adj. R^2	0.301	0.303	0.301	0.302	0.302	0.304	0.303	0.301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样本期为 2003—2010 年,跨越“十五”和“十一五”两个时期,而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可能发生重大转变,因此有必要将样本分为两个时段分别进行考察。为此,本文将样本分为 2003—2005 年和 2006—2010 年两个子样本,分别对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结果与表 6 基本一致(限于篇幅,回归结果未报告)。这表明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产业政策对企业借款的影响效应具有一贯性。

五、结 论

本文基于我国各级政府利益博弈的视角对不同性质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发展行业的借款增长率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而且在借款期限和借款成本方面与其他行业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在信贷方面,限制性产业政策并未发挥应有作用;而鼓励性产业政

策的实施效果则较理想,有效提高了行业的借款增长率和长期借款占总资产比重,但对借款成本没有产生影响。(2)即使受到中央产业政策的限制,地方政府仍会给予被其控制且与当地经济增长联系紧密的行业较高的借款额度。(3)政府层级会对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市级政府和县级政府控制的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发展企业的借款增长率高于央企,表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层级较低的地方政府往往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从而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较差。而省、市、县政府控制的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企业的借款增长率则与央企不存在显著差异。

可见,产业政策的性质会影响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力度。产业政策能否有效作用于实体经济,需要在执行层面加强监督,建立完善的政策反馈机制。同时,要想让产业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中央政府必须改革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与升迁机制,以缓和我国各级政府之间激烈的利益博弈;否则,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会降低,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注释:

①分税制改革后,“土地财政”大行其道,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此外,不少地方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当地资源禀赋特点,而大肆招商引资,以扩大税源、增加收入。

②在行业分析时没有剔除金融行业。

参考文献:

- [1]陈冬华,李真,新夫.产业政策与公司融资——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A].2010 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上海: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2010.
- [2]罗日军.贷款猛增挑战国家宏观调控?[J].现代商业银行,2006,(9):23—26.
- [3]吕汝良,吴微,武少俊.国家计划学[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
- [4]齐建国.2005—2006 年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分析——兼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的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7,(1):126—130.
- [5]田伟.考虑地方政府因素的企业决策模型——基于企业微观视角的中国宏观经济现象解读[J].管理世界,2007,(5):16—23.
- [6]吴昌南.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3,(7):93—95.
- [7]夏立军,方轶强.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5,(5):40—51.
- [8]张少军,刘志彪.我国分权治理下产业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地方政府的激励不相容与选择偏好的模型分析[J].财经研究,2010,(12):83—93.
- [9]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 [10]周中胜,罗正英.财政分权、政府层级与企业过度投资——来自地区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11,(11):4—15.
- [11]Beason R, Weinstein D E. Growth,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argeting in Japan (1955—1990)[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6, 78(2): 286—295.

- [12]Noland M.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policy on Japan's trade specialization[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3, 75(2): 241—248.
- [13]Williams S L.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What is it, and has it worked? [J]. Canada-United States Law Journal, 1993, 19: 79—92.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From the Angle of Interests Game of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in China

ZHANG Chun^{1,2}, PAN Liang²

(1. *Institute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Accountanc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ustrial policy from the angle of interests game of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in China.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restrictive policies have not effectively curbed the growth rates of bank loans in specific industries, but encouraging policies can help specific industries to continuously get more bank loans, especially long-term loans; secondly, local governments provide high loan amounts for firms which are controll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nd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local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growth rates of bank loans in firms controlled by prefecture-level and county-level governments are higher than the ones in firms controlled by central and provincial governments, indicating that government levels have effect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ustrial policy.

Key words: industrial policy; bank loan; government interests; government level

(责任编辑 康健)